

目次（第六集）

第廿一回

欲消禍患籌良策
但願同心化險夷

三

第廿二回

吞舟巨浪兼天湧
裂石熔岩捲地焚

三三

第廿三回

頻生禍事情何忍
未測芳心意自迷

六一

第廿四回

桂通碧漢無多路
土蝕寒花又此墳

八三



金世遺奔出海灘，只見厲勝男披頭散髮，駭叫狂奔，追在她後面的是四個奇形怪狀的男女。

第廿一回

欲消禍患，籌良策
但願同心化險夷

金世遺帶領厲勝男向島中心走去，厲勝男不再畏懼毒蛇，心神一定，便又感覺熱得喘不過氣來。峯上的橫木很多，但却是十居八九都是光禿禿的，有些橫木甚至只餘下一截焦黃的樹幹，好像是給火烘過一般。幸而那些蛇形怪樹，倒是有花有葉，甚為茂盛，只是怪樹所發出的奇香，厲勝男還未習慣，吸了進去，感到有點暈眩，但也沒有法子，只好在怪樹下面遮陰。金世遺笑道：「你別討厭這種怪樹，它叫癲瘋樹，是治癲瘋的聖藥呢。」厲勝男叫道：「癲瘋樹，真可怕！」金世遺冷冷說道：「我的師父便是個大癲瘋，幸虧到了這個蛇島，吃了這樹的樹葉才醫好的。癲瘋樹和蛇島這兩名字都是我師父起的。」

厲勝男越來越感到害怕，說道：「咱們回到船上去吧，海上的風浪雖然險惡，到底要比在這島上好得多。」金世遺道：「我要在這海島上住下去呢。」厲勝男叫道：「什麼，你要住下去？住多久呢？」金世遺道：「至少十天半月，甚至半年一載也說不定。」厲

勝男急得幾乎要哭出來，恨恨說道：「原來你是騙我的，你恨我捉弄你，就帶我到這裏來，哼，你的報復手段真是厲害，你爲什麼不把我一劍刺死？」金世遺道：「我並不騙你。」厲勝男道：「還說不騙我呢，你答應的是幫我去找喬北溟的武功秘笈的。」金世遺道：「我是要幫你去找呀。但遲一兩年找到也無關緊要。」厲勝男氣道：「我報仇的事情不緊要，你無原無故却要在這島上住一年半載，好呀，你探訪你的這些毒蛇倒比我的事情緊要嗎？」金世遺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不錯，的確是要比你報仇的事情重要得多！」厲勝男見他神氣極是認真，吃了一驚，要想罵他，也不敢了。金世遺道：「咱們先弄飯吃吧，吃飽了，我還要到海島上巡視一遍呢。」厲勝男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不告訴我，我飯也吃不下了。」

金世遺拾了一些枯枝生火，他帶來了一袋米，就叫厲勝男煮飯，他再去捉了幾隻野鳥來，一面幫着厲勝男弄飯一面說道：「我師父初來這個海島的時候，氣候很冷，後來一年比一年熱了。我來的時候，氣候最好，有四時不敗之花，八節長青之草，毒蛇又不會害我們，那時當真是仙境一般。現在的氣候却熱得怕人，唉，你知道這是什麼原故？」厲勝男道：「我怎能知道，不要賣關子了，快說吧！」金世遺道：「因爲在這座島底下，有一個海底火山。」厲勝男驚道：「海底也有火山？」金世遺道：「不錯，海

底的火山多着呢，不過在大海中心的火山爆發了最多引起海嘯，殃及魚龜，這個海島距離海岸不過幾天航程，若是它下面的火山爆發，後果却是不堪想像！」

厲勝男半信半疑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在這個海島下面有個火山？」金世遺道：「我帶你看！」吃過了飯，金世遺帶她穿過怪樹密佈的樹林，走到蛇島的中心，但見在那座赭色的山峯底下有一個洞窟，山峯固然是光禿禿的，在洞窟周圍的一大片土地也是寸草不生，更令人駭怕的是有無數毒蛇死在洞窟旁邊，發出一股焦臭的味道，厲勝男掩着鼻子道：「我不要看了，走吧！」金世遺取出兩朵在「癲瘋樹」上摘來的鮮花，這花的濃冽香氣正是辟臭除腥的佳物，厲勝男一嗅花香，登時精神一爽，金世遺道：「你再看看。」一粒她到洞口一看，但見下面的岩層發出暗赤色的光華，石壁也有無數死蛇，厲勝男這時雖然不怕死蛇的腥臭，但被洞窟中噴出的熱氣一衝，却幾乎暈了過去，金世遺這才急急把她拖開。

樹林裏有個小湖，是島中最清涼的所在，厲勝男俯下了頭，讓清涼的湖水浸了片刻，才說得出話來，叫道：「真可怕，真可怕！」

金世遺道：「本來我也不知道蛇島下面有火山的。我師父在這裏住了幾十年，經過他的細心考察，查勘全島，終於發現了地底的秘密，火山口就在剛才咱們看過的洞窟下

面。窟裏的毒蛇數以萬計，現在恐怕都已死乾淨了。我師父生前會縋繩下去察勘，推算這個地下火山的爆發，當在他死後十年左右……」厲勝男急忙問道：「你師父死了幾年？」金世遺道：「還差幾個月就滿十年！」厲勝男大吃一驚，金世遺笑道：「好在還未爆發，看這情形，最少還有一年半載，火饑還沒有噴出來呢。」厲勝男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留在這裏，究竟是極爲危險的事情！」金世遺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因爲危險才來的！」歇了一歇，繼續說道：「這洞窟的下面，有毒蛇口涎所積成的一個小潭，若然火山一旦爆發，只恐整個蛇島都要化成飛灰，黃海邊沿的陸地也可能波及，海中的生物更是遭逢浩劫了，而且那麼大量的毒蛇口涎若流到海中，縱有未死的生物，受了蛇毒，後害更是無窮。我師父曾想出一個辦法，要是有一個人不畏蛇毒的，在火山爆發之前數月，深下洞窟，鑿開一條通道，引來海水，然後在即將爆裂而尚未爆裂的火山口鑿一個小孔，讓火勢慢慢宣洩出來，這樣在海水巨流之中，毒火噴出，或者可無大害，時間要算準在火山爆發之前數月，是因爲這個時候岩層被地火燒得鬆化，容易鑿穿的原故。在這個島上，還可以採集石綿，用來做防火的衣服。」厲勝男失聲叫道：「原來你是奉師父的遺命來消弭這個禍胎的麼？」金世遺道：「我是想挽救這場災難，但却不是奉師父的遺命。唉，我師父對我十分愛惜，他生前一點也不讓我知道這個地底的秘密。」

原來關於這個蛇島火山的秘密，毒龍尊者把他歷年察勘所得，都詳詳細細的記在日記上，日記的最後一頁，便是他對於火山爆發的推斷，和他所擬的挽救浩劫的方法了。他也曾想到要金世遺將來去挽救這場浩劫，只是這委實是太危險了，他對金世遺愛逾親生，又捨不得叫他冒這場奇險，所以他非但不讓金世遺知道這個秘密，而且在臨死之前，要金世遺火速離開蛇島。後來這本日記被毒龍尊者好友——八臂神魔薩天刺的徒弟董太清在蛇島上搜獲，其後又經過許多轉折才到金世遺的手上（詳見「冰川天女傳」）金世遺這次之所以答應和厲勝男出海，有一大半原因就是因為火山爆發期近，想順便到蛇島來看一看的。

厲勝男聽他講完之後，饒是她邪氣十足，亦不禁胆戰心驚。金世遺鄭重說道：「我早就問過你怕不怕死，你說不怕，我才帶你來的。你現若然後悔，我明天就修好船隻，送你回去。」厲勝男道：「我回去碰到了孟神通也是一死。我這次出海，發了誓非找到了喬北溟的武功秘笈決不回去的。」想了一想，又問金世遺道：「你剛才不是說過，這火山爆發最少還有一年半載嗎？」金世遺聽她一說，便知其意。笑道：「你是想去找喬北溟的武功秘笈然後再回到蛇島來嗎？」厲勝男點了點頭，怕他誤會，又加了一句道：「找到了武功秘笈，我也決不會拋棄你讓一人冒險的。」金世遺心道：「你若拋

棄了我，在我那真是求之不得。」但他却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行。」

厲勝男道：「爲何不行？」金世遺：「若是送你回去，那最多不過是來回廿天的航程，不怕誤了大事，這還可以。但若是去尋找喬北溟的武功秘笈，大海茫茫，又有風浪不測之險，在半年之內，那就未必能夠回到蛇島了。還有一層，我小時候曾和師父經過喬北溟所住過的那個怪島，我師父怎麼也不許我去，聽他口氣，島中似有奇險！我不是畏懼，但我若是在那怪島喪命，何如死在這裏，還可以有希望消除這場災劫。」厲勝男道：「不論什麼奇險，總比不上地下有個火山，地面有無數毒蛇更爲可怕吧？」金世遺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你既然急於取得秘笈，又這樣不願意居住此間，我倒有個兩全之法。」厲勝男道：「怎麼？」金世遺道：「在十天半月之內，我包管教會你行駛海船，你自己也努力去熟習水性，我把這隻海船送給你，你不怕冒險，你可以自去找那個海島。我還記得那個海島的方向是在蛇島的正北方。遇着順風平安的話，大約是四五十天的航程。」厲勝男不待他說完，便即笑道：「你不必趕我走，你決意留在這裏，我就決意陪你便是！」

金世遺冷冷說道：「你不是很討厭這個地方麼？」厲勝男笑道：「我討厭這裏，但却並未討厭你啊！」敬了一敬，又道：「我自有生以來，雖然沒有做什麼大惡事，但也

沒有做過什麼好事，這次若然能夠稍稍助你一臂之力，挽回這場浩劫，死也是值得的了。」她說得很鄭重，其實却是揣摩了金世遺的心意說的。金世遺聽了，既是歡喜，又是煩惱，厲勝男端的似他的影子一般，如此一來，更不容易擺脫了。

厲勝男忽地笑道：「你背過臉去。」金世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厲勝男笑道：「嗯，你對我真是關心得很，我做的每一樣事情，都要告訴你麼？」一面說一面解開衣服的鈕扣，金世遺这才知道她是想洗澡，面上一紅，急忙背轉身子，走入樹林，只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厲勝男跳入湖中，格格笑道：「好啊，妙啊！湖水清涼極了。金世遺，你真怪，竟像是不知道怕熱的。」

厲勝男放蕩形骸，絲毫不拘男女禮法，比之谷之華的端莊矜持，李沁梅的純真無邪，更為接近金世遺狂放的性格，但不知道怎的，金世遺却感到有點怕她。

這一晚，金世遺在湖邊搭起兩個帳篷，到了半夜，金世遺正在睡得朦朦矓矓的時候，忽聽得有悉悉索索的聲音，金世遺吃了一驚，忽然被人抱住，只聽得是厲勝男的聲音叫道：「嚇死我了，你快給我趕走這些毒蛇！」原來有蛇游入厲勝男的帳幕，她嚇得躲到金世遺的帳幕來。

金世遺連忙把她推開，笑道：「蛇有什麼可怕的！」厲勝男道：「牠們是你的好朋

友，你當然不怕，可是我怕呀！」金世遺道：「好，明天我給你採一些草藥，將草藥研成粉末，撒在帳幕的週圍。蛇就不敢進來了。」厲勝男道：「今晚呢？我怕得很呀！」金世遺沒法，只好說道：「也罷，你今晚睡在這裏吧，我給你守夜。」這一晚他在帳幕外坐到天明，厲勝男則睡得非常舒服，金世遺有兩次看她，只見她夢中還自帶着笑容。

第二天金世遺去採集石綿，叫厲勝男到船上去拿一些糧食和用具來。金世遺重踏舊日遊蹤，想起當年跟師父在島上習技的種種情景，不禁感慨萬分。又想起師父冒險探出火山的秘密，臨死之前，還掛慮這場要在他死後爆發的災難，心中發下誓願：「縱然化作飛灰，我也得完成師父的心願。可惜在這海島上和我同生共死的不是谷之華而是厲勝男。」不過想到厲勝男爲了他的原故，竟不惜和他冒這樣巨大的危險，不由得對厲勝男又多了幾分好感。

正想到此處，忽聽得厲勝男駭叫的聲音又在遠遠傳來，金世遺心道：「莫非又是給毒蛇驚嚇了？」究竟不能放心，只好趕到海邊看她。

走出樹林，一眼便望見海灘上擱有一條破船，想是被大浪捲來，潮退之後擱淺了的。金世遺吃了一驚，海灘上發現了另一條船。當然是另外有人到這海島來了。

金世遺急忙奔出海灘，只見厲勝男披頭散髮，駭叫狂奔，追在她後面的是四個奇形

怪狀的男女。看看就要追到她的背後，厲勝男發出了她的獨門暗器「毒霧金針火燄彈」這暗器一爆裂開來，立即煙霧迷漫，火花四射，煙霧裏還雜着許多細如牛毛的梅花針，本來是極為陰毒的暗器，連孟神通也要畏懼三分，不料這四個人的武功竟是非同小可，但見他們交叉走位，厲勝男暗器剛剛出手，他們已分佔四角，各自發出一掌，竟捲起了一道「風柱」，把厲勝男的暗器捲上高空，這才「蓬」的一聲，爆裂開來，對他們毫無損害，反而是厲勝男給他們的掌力震得踉蹌踉蹌，收勢不住，恰好又被石頭一絆，登時一跤摔倒。其中一個紅頭髮的老人哈哈大笑，伸出長臂，朝着厲勝男の後心便抓！

●這時金世遺和他們的距離還有十來丈遠，他的掌心早已扣了一枚石子，一見厲勝男遇險，施救不及，立即將內力凝聚掌心，發出石子，雖然比不上馮琳飛花摘葉的功夫，但這枚石子以內家真力發出，勁道之強，實不亞於砲槍射出的鉛彈！

那紅髮老人練過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，聽得暗器破空之聲，未知厲害，竟然伸手一抄，陡覺掌心劇痛，虎口已是裂開，不禁又驚又怒，急忙放開厲勝男，回身迎敵。金世遺見他居然敢硬接這枚石子，也不由得心中一凜。

雙方打了一個照面，金世遺「哼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又是你們這班不知死活的魔頭！」這四個人中，他認得兩個，就是以前和他交過手的崑崙散人和桑木姥，另外那

個紅頭髮的老人和一個青面披髮的老女人他却不認識。

那青面披髮的女人道：「姐姐，這個小子就是金世遺嗎？」桑木姑未曾回答，金世遺已自仰天笑道：「俺坐不更名，行不改姓，正是金世遺。你們若是害怕，就快快給我磕頭賠罪！」那老人呲牙裂齒，冷笑三聲，說道：「當年在西藏沒有找到你，算你幸運，讓你多活幾年。」那紅頭髮的老人道：「青妹且慢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把藏靈上人那捲圖畫獻出來，我願意替你向他們兩位求情，饒你不死！」金世遺冷笑道：「放屁，你是什麼東西？且看是誰向誰求饒吧！」提起鐵拐，喝道：「是你們四個一齊上麼？」那青面女人怒道：「好個猖狂的小子！」解下一條紅綢，迎風一抖，立即似平空飛下一道彩虹，向金世遺攔腰疾捲。

這綢帶經她揮動起來，竟似軟鞭一般，金世遺一手抓去，但覺滑不留手，指尖剛剛沾上，綢帶一飄，便即滑過一旁，倏然間轉了一個圈，竟然帶着勁風，上刺金世遺的雙目，金世遺也不禁心頭微凜，心道：「這妖婦能抖綢帶練到剛柔並濟，怪不得她敢口出大言。」

原來這個披髮背面的女人正是桑木姑的妹妹桑青娘，她的丈夫乃是靈山派的掌門雲靈子，他們夫婦二人昔年在西藏之時，曾數次與唐經天為敵，有一次被冰川天女與唐經

天聯手將他們殺得大敗虧輸。因此躲了好多年不敢出頭。這桑青娘練的是西藏密宗的「柔功」，本領還在她姐姐之上。

桑木姥與崑崙散人上次在山東東平縣吃了金世遺的大虧，後來又打探得藏靈上人已死，料想藏靈上人那幅怪畫定已落到金世遺或谷之華的手中，因此一直注意他們二人的行踪，並由桑木姥邀請了妹妹及妹夫出山，跟踪谷之華直到崂山山下。谷之華在途中並曾受過桑木姥與崑崙散人的伏擊，幸得馮琳暗中解救，將他們嚇跑。

他們因為有馮琳在場，不敵公然露面，後來窺見金世遺携了厲勝男出海，他們在第二天也劫了一艘海船出海追蹤。可是他們都不懂得航海的技术，船上雖然留下了兩個水手，在他們脅迫之下，也不肯甘心爲他們出力。他們出海之後的第七天，便遇到了大風浪，那兩個水手放下了舢板逃生，他們的海船被巨浪打壞，飄流了兩天兩夜，險些就要作水中之鬼，幸而遇到一陣大風，恰恰將他們吹到蛇島。他們所乘來的海船也完全破壞，不能再用了。他們也發現了金世遺那條破船，却不知道便是金世遺的，他們希望能夠碰到另外一幫海客，可以擄掠水手和糧食，因此登岸搜索，料不到恰恰就碰到了金世遺。

桑青娘自恃武功，首先向金世遺邀鬥，最初金世遺見她只用一條綢帶，他不想在兵

器上佔便宜，便也不用鐵拐，過了幾招，金世遺只用左手一隻空手奪不下她的綢帶，便不再客氣，將鐵拐一揮，向她還擊！

這一拐打出，隱隱挾有風雷之聲，桑青娘料不到金世遺的功力深厚如斯，嚇得連連後退，要知她雖擅於以柔克剛，但她尚未練到第一流的境界，怎敢硬擋金世遺那等金剛大力的猛撲！

雲靈子見勢不妙，取出一對判官筆上前幫助妻子，金世遺大喝一聲，一招「雷電交轟」，鐵拐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雲靈子的雙筆在他拐上一敲，正想乘機點他手腕的「關元穴」，那料甫經接觸，幾乎給鐵拐的反震之力將他雙筆震飛。幸而雲靈子也是一派宗師，武功確有獨到之處，臨危不亂，腳步一個盤旋，借着轉身之勢，居然將金世遺那股猛烈的反震之力消解了。

金世遺「哼」了一聲，縱聲笑道：「原來是靈山派的六掌門到了，當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似聞名！」這兩句說的其實乃是反話，雲靈子當然聽得出其中嘲笑之意，登時面紅耳赤，大聲喝道：「金世遺休得猖狂，你再接一招！」雙筆一個盤旋，倏地橫抱過去，左筆點他任脈七道大穴，右筆點他督脈七道大穴，手法的快、巧、狠、準，無不妙到毫顛！他的妻子桑青娘也立即將紅綢一展，捲起了滿天紅霞，攔住了金世遺的退

路，他們兩夫婦配合慣了，這一招正是他們最得意的尅敵制勝的絕招，他們料想金世遺必定要倒躍閃避，桑青娘的紅綢就必定可以將他絆一個筋斗。

那料金世遺身形一晃，不退反進，哈哈笑道：「老頭兒的看家本領也拿出來了，我也讓你瞧瞧！」左手五指疾彈，也是在雲那之間，連點對方的「將台」「命門」「懸樞」「陽白」「委中」「五處大穴」，金世遺的點穴手法是毒龍尊者教給他的「探驪指法」，奇詭怪絕，自成一家，雖然所點穴道比雲靈子少了九處，但那除非是已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軀，否則絕對不能解救！

就在這電光石火的雲那之間，雙方都是一沾即退，但見雲靈子凌空飛起，金世遺反手一拐，揮起了一道圓弧，桑青娘的紅綢在鐵拐上繞了一匝。

原來雙方要是各不退讓的話，金世遺固然最少要被點中幾處穴道，雲靈子却是必死無疑。雲靈子那敢和他硬拚，雙筆在他各處穴道上一掠即過，不敢用實，便即飛縱起來，幸而他見機得早，金世遺的指尖也就差了半分之微，沒有戳中他的死穴。在這電光石火的雲那之間，雙方都是險到了極點！

金世遺一迫退了雲靈子，全力對付桑青娘，桑青娘那裏禁受得起，她的紅綢纏着了金世遺的鐵拐，金世遺兀立如山，桑青娘却反而給他拖動了幾步，桑青娘見勢不妙，急

忙橫掌削下，將紅綢割斷，手中剩下了半截，另半截則做了金世遺鐵拐的飾物了。

雲靈子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難道金世遺比唐經天還要厲害？」他們當年在西藏會和唐經天惡鬥過幾次，若以一對一，唐經天可佔上風，若以二對一，則他們夫婦穩操勝算，最後，他們是敗在唐經天和冰川天女的雙劍合璧之下的。

其實金世遺的武功一向都是與唐經天在伯仲之間。不過唐經天當年鬥雲靈子的時候，年紀尚輕，內功內造詣還不很深，要是現在再鬥，雲靈子夫婦最多只可以和他打個平手而已。而金世遺自從解除了走火入魔的威脅之後，武功精進，已初步融會了正邪兩派的內功，加以他的點穴法又正是雲靈子的剋星，所以他以一敵二，仍是穩持先手。

激戰中只聽得「嗤」的一聲，桑青娘的紅綢又給金世遺撕去了一幅，金世遺得理不饒人，鐵拐掄圓，一招「指天劃地」，執着鐵拐的中央，杖頭指着雲靈子的命門要害，杖尾一撞，却忽地戳到了桑青娘的胸口。這一招奇詭絕倫，眼看桑青娘就要傷在他的拐下。就在這電光石火的霎那之間，但聽得噹噹兩聲，金世遺的鐵拐上套上了兩個金環，那是桑木姥的獨門暗器，她早已有所準備，一見妹妹情勢不妙，便立即飛出來。金環在鐵拐上旋轉的力道將金世遺的鐵拐帶得稍稍歪了半寸，桑青娘這才得以死裏逃生。

金世遺笑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，多謝你賞賜黃金，可惜在這荒島之上，有了錢也沒處